

盲魚不盲，可用松果體視物

科學家最近發現，一種穴居盲魚並不盲，它們能夠利用大腦內部的松果體來「看」外界。一種學名為墨西哥麗脂鯉(*Astyanax mexicanus*)的魚也叫墨西哥盲魚或無眼魚，它們生活在墨西哥一些地下山洞中，魚體呈長形、側扁、尾鰭呈叉形、頭較短，體長可達8厘米。

據美國《自然》雜誌網站3月1日報導，由於這些盲魚沒有完整的眼睛結構，科學家一直認為它們不能視物。但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，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研究員萩原正輝(Masato Yoshizawa)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。

有一天，在清理實驗室裡的

墨西哥盲魚魚缸時，萩原正輝發現當他移動吸管時，盲魚的幼兒就會朝吸管的影子游去。這種尋找暗處躲藏的反應，通常是那些居住在光源充足地方的魚特有的自我保護機制。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墨西哥盲魚也有這種反應。他說：「我們感到十分吃驚，因為墨西哥盲魚已經在絕對黑暗的地方生存了近一百萬年了。」

那麼無眼魚又是怎麼視物的呢？墨西哥盲魚的幼兒雖然擁有非常簡單且隨著年齡退化的眼部組織，但這些組織沒有任何感光色素。而且當科學家把這些組織切除後，墨西哥盲魚的幼兒仍然

對光有反應。

最後研究人員才發現，原來盲魚利用的是它們的松果體，充滿視網膜色素的松果體常被人稱為「第三隻眼」。當萩原正輝把它切除後，他發現盲魚不再對光有反應。

英國的視覺色素專家吉姆·波馬克表示：「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，一些動物的松果體能夠起到類似眼睛的作用，這項研究直接證實了這一點。」

這也就是許多神秘學家認為，松果體就是人類神秘的「第三眼」所在之處，他們認為可以透過靜心、冥想、練氣功、打坐等等，由體內的能量激發活絡



了它的退化性之後，又可發揮功用，可以捕捉到肉眼所看不見的不可見光，不需經過瞳孔、水晶體、視神經等的傳導，直接在腦海中成像。

一般人都很相信自己這雙肉眼睛所看到的事物，所謂眼見為

憑，看不見的就不相信，其實世界上已經有許多人，透過身體力行上述的種種修煉方法，開啓了他們的第三隻眼。這隻眼睛開啓了之後，他們才真正瞭解到什麼叫大開眼界，也才認識到這雙肉眼的局限性有多大。

人體的超能力

在現代科學精密觀察下的特異功能實驗

另外我自己知道的一些實驗，比如，這是大陸國防科工委做的一個實驗，在一個封死的玻璃瓶裡放一個針，針上穿一根很長的線，讓具特異功能的人去把它取出來。因為這個玻璃管是封死的，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就一直用高速攝影機去拍攝，可以發現，他用特異功能真的就把針拿出來了，而且整個過程都能拍下來。這就是一個證據很確鑿的實驗！

另外就是在86-87年，當時第屆全國氣功或特異功能會議，在我們學校召開，這個期間作了大量的試驗。當時各省科學院都派了人，有的派的是院長，有的是派高級科研人員參加這個會議。當時現場做過不少試驗，我們學校的校醫做了一個試驗，他從藥房裡取了一個藥瓶，大家知道那個藥瓶是蠟封後，又膠封，封了好幾層，那裏面的藥片是滿的。當時藥瓶四周都圍好了，把這個藥瓶拿給有特異功能的人士。他就手裡拿著藥瓶，他很認真的集中注意了一下這個藥瓶，然後使勁這麼一抖一抖的，當時這個校醫就把手伸到瓶子底下，那麼他就使勁一抖，藥片有一半就從密封的瓶子裡出來了，到了醫生手裡面，那藥片還是燙的呢。這蠟封完好的藥瓶一點都沒有損壞，裡面的藥片少了一半。這都是在很多科學家的眾目睽睽之下做的，而且從試驗的材料什麼都事先沒跟特異功能人士講。

我們自己拿的這些試驗材料不是像變魔術啊，這個道具不是

這樣的，比如說，還有一個實驗，一個科學家在來大會之前已經封好一個東西。大家知道這個紙幣一般都是有編號的，他這個編號是唯一的。也就是這個紙幣我取一張，也就是只有那麼一張印的是這個號。這個科學家來之前把一個紙幣封在一個信封裡面，封好了的，到時候拿出來給這個特異功能人士。當時他說我用筆在你這個紙幣上給你簽好名，簽上我的名字。當時這個信封交給了他，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簽上去，他手裡拿了一會兒這個信封，拿了一會兒以後，然後反過身說我簽好了。當場開封，大家一看，就是那一張紙幣上簽了他的名字。類似的這些特異功能現象還很多，做了很多這樣的實驗，其中有一些實驗是非常確鑿的。

比如，這個「同位素改變同位素半衰期」的試驗，大家知道同位素的半衰期是恆定的，在考古上被用來測年代，之所以可以測年代，是因為同位素這個半衰期是恆定的。我們並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它這個同位數半衰期，就有科研人員做了這樣的試驗。當氣功師對同位素髮功以後，它的半衰期有所改變，我們現在還不知有什麼常用的手段可以改變同位數的半衰期。

還有水，當有功能的氣功師對水發功以後，這水的一些測量參數就改變了，和正常的水不一樣了。還有通過各方面的試驗確實證實了這些現象是存在的，可是現代物理學、自然科學對這些現象還沒有很好的解釋。這些現象實際在修煉界，在道家、佛家，早就有比較系統的解釋。我想這個特異功能的現象就跟大家講到這，有機會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的交流。



◎文 / 司陽

中國氣功與特異功能研究潮的起始

中國大陸自80年代初開始，曾經流行過很長一段時間氣功和特異功能，高潮的時候練氣功的超過一億多人。這是因為在80年代初，曾經在報紙上有報導：四川，有一個叫唐雨的小孩，他被發現可用耳朵識字。就是把一個字寫在紙上，遮住，放在他耳朵上，他能聽出來。當時報導以後，引起很大的爭議，也引起了很多人興趣，很多科學家和感興趣的人士就進行了調查，發現這現象確實是真的，由此引發了對特異功能的研究。後來陸續又發現了許多其他小孩、練氣功的氣功師有各種各樣的特異功能現象。比如像「耳朵識字」，後來發現還有其它的部位也都可以識字。還有「意念搬運」，把藥片從藥瓶裡取出來。還有「遙視」，可以坐在一個地方看很遠，比如坐在北京可以看到上海的一些現象，等等。因此引起許多科研工作者對這些現象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。

「人類新的生命科學」

大家知道在大陸的那個環境下，對這些事情進行比較大規模的研究得經過政府一定高層的同意。就是說這些有特異功能的人士給大陸的高層領導都進行了演示，使他們都確信了，才被允許進行研究的。當時大陸的中國科學院包括高能物理研究所，以及一些高等學府，都有研究這些現象的教授、學生，還有特異功能研究小組。經過比較系統的研究，運用了非常嚴格的科研手段，包括雙盲、封粒、對照，證實確實有這些現象。對於整個特異功能，當時就叫「人類新的生命科學」。我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學分子生物學，我們學校跟大陸很多科研機構一樣，也有很多特異功能研究小組研究特異功能現象。我們主要做了兩方面的事情，一方面是我們總結國內外對這些現象研究，根據這方面的材料來分析它的規律。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做過一些試驗。

古今中外都有特異功能現象

第一方面的研究，就是總結各方面的規律的時候，我們發現這些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就有記載。在別的國家，就像蘇聯科學院、蘇聯軍隊系統也都有這些方

比，做一個試驗，去小學的一個班裡面就跟小學生講：這個小朋友能耳朵識字，結果讓其他小朋友們也試著去聽，那你耐心的誘導，就發現慢慢有那麼一些小孩他就能夠有一定的識別力。就是說他的功力不一定那麼強，一開始時還不太穩定，但慢慢的他有了這些能力。那麼有一些小孩就能夠清楚起來，這實際上本身就證實小孩有這些本能，他還有些殘留的本能。就是說，符合了傳統修煉界所講的，特異功能實際是人的本能。

發生了規律性的變化。而在這次的結果中，意念帶來的數據變化則是分散的、局部的。但是，這些變化與意念存在著聯繫是毫無疑問的。因為這種相關性很明顯，已經大大超過了隨機分佈的可能性；而且表現在很多不同部份的數據中。從總體說來，與在沒有意念時得到的背景信號相比，意念引起的變化在整體上十分顯著。

科學學們解釋說，和上次實驗相比，儘管表面上看實驗條件幾乎完全一樣，但還是有細微的差別。比如，被測對象，還有意念施與者應在兩次保持一致。另

人的思想意識會是「看得見」「摸得著」的嗎？

◎文 / 同雲

人的思想意識怎麼回事，它與我們的身體又到底是什麼關係？這是我們感到好奇和疑惑的問題，也是科學家們所要解決的難題。2002年三月份出版的《心靈心理學雜誌》(The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)報導了這一領域的新進展，人的意念能使探測電子儀器的輸出信號發生顯著改變(1)。

該項成果是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羅伯特·雅恩教授帶頭，和德國兩個研究小組共同完成的(2-4)。他們從1996年起就開始研究用機器測定人的意念。即

外，他們的狀態也很重要。

隨著對人瀕死體驗科學研究的深入和普及，人們對意識的瞭解也在不斷突破。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接受人的意識似乎能脫離人體而存在(5, 6)。比如說，如果人的意識能獨立於人的物質身體而存在，那也許會有與其相關的空間和物質，儘管這些還不為人所瞭解。這樣看來，人們認識這種超常現象的思維方式，和研究方法都要相應地有所改變。

參考資料

1.The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, March 2002 v66 i1 p91(3).

2.JAHN, R. et al. (2000). Mind/machine interaction consortium: Port REG replication experiments. 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, 14, 499-555.

3.http://www.princeton.edu/~pear/Allen_Press/mind_machine14_4.pdf.

4.http://www.igpp.de/english/varia/mmi.htm.

5.Near Death Experience in Survivors of Cardiac Arrest: A Prospectiv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. Pim.van.Lommel et al. The Lancet 2001 358.

6.http://www.zhengjian.org/zj/articles/2002/4/4/15146.html.